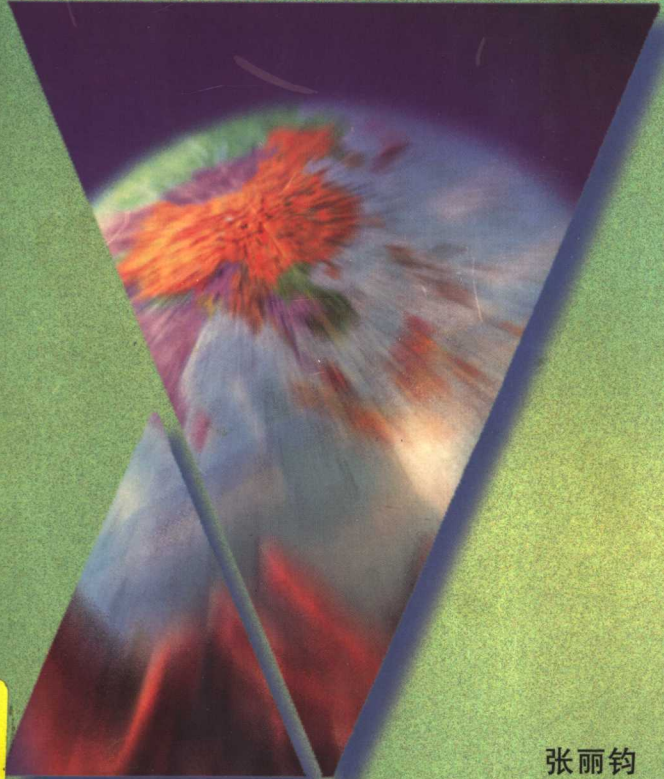


心灵鸡汤

青春版

友谊像一盏明灯

YOUYIXIANGYIZHANMINGDENG



张丽钧 约翰·汉伦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心灵鸡汤·青春版

——友谊像一盏明灯

张丽钧·约翰·汉伦 等著

阿东·剑锋 选编

责任编辑：陈新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30,000 印数：1—10,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2333-1}{1 \cdot 1739}$ 定价：1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卷首语

心灵

神中之神分出自己一小片心灵，使它如野花一般芬芳，月色一般柔和，微风一般清新。

给它斟上一杯喜悦，说：“喝吧，把过去的一切忘个干净！”

给它斟上一杯烦恼，说：“喝吧，尝一尝什么叫欢乐的生命！”

赋予它那来自天国的睿智，把正义的路子挑定。

赋予它能洞察一切奥秘的聪明。

赋予它在梦境中才流露的和理想结伴的情感。

为它穿上天使们用彩虹和流霞织成的激情的锦衣。

给它蒙上怀疑的阴影——光的幽灵。

给它从仇恨的熔炉取来的火，从粗暴的沙漠换来的风，从利己主义的海边捡来的沙子，从永恒脚下采集的灰尘。

给它以盲目的力量，让它在歇斯底里中咆哮，在狂热中膜拜；给它以生命——死的幻影。

神中之神终于把自己的心灵同人类联结在一起了，怀着包容一切的爱的感情，他不由露出了微笑，带着满脸泪痕。

目录



卷首语 · 心灵

卷 A 友谊的光辉

你的故事我愿意听	2
“她是我的朋友”	5
永远的同桌	8
网友“阿飞”	15
最后的吉他	22
小窗心事	26
现代派友情	29
一生知己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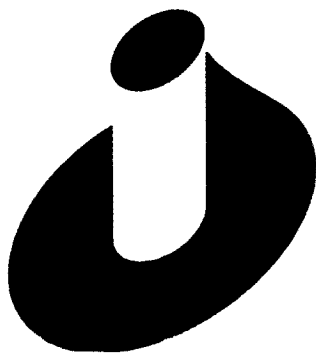
换种方式做朋友	42
生命的药方	47
阳光的声音	50
诊 所	54
我很快乐，因为有你	59
感觉像春天	62
胆小鬼	66
一双靴子	70
信 任	73
无法安慰	77
故人河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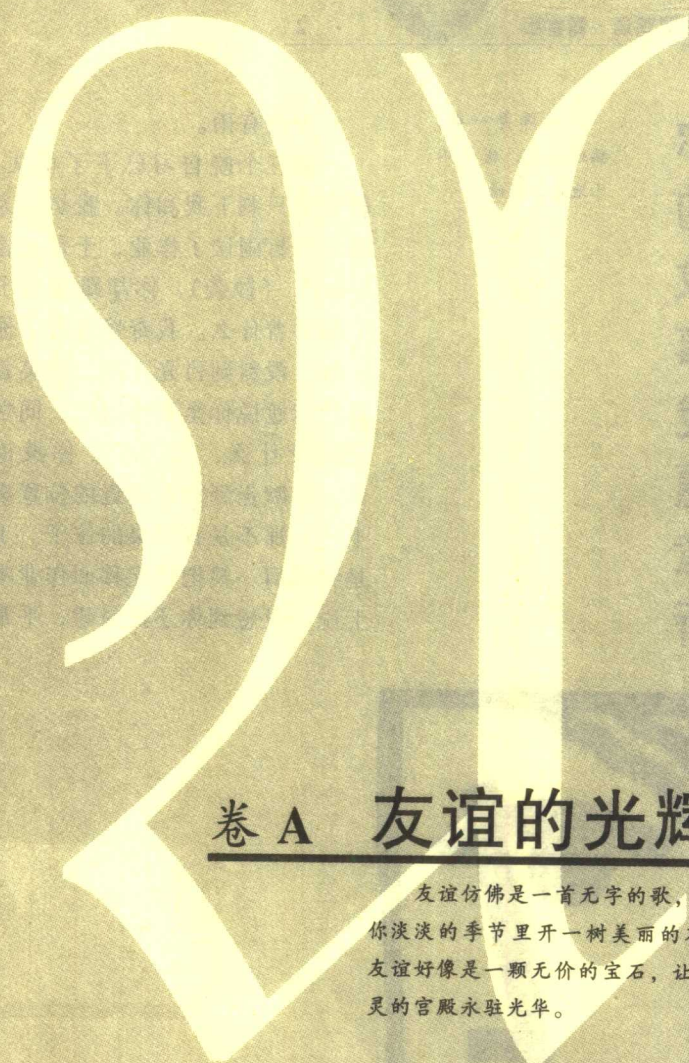
朋友随想	84
一点人情味	88
冬夜的灯光	90
美丽的谎言	93
世上没有陌生人	96
友谊在我们心中有多重	100

卷 B 爱之链

光明行	106
陌生人	111
爱之链	114
爱情之外的栀子花	117
忧伤河上的金桥	122
给一位小朋友的信	125
冰释的声音	128
感谢生活	131
那个等你穿鞋的朋友	136
天赐芳邻	141
春 晓	146
你留下一抹微笑	150
意外的收获	154
感谢伤口	158
滴水之恩	161

共同的秘密	164
与爱情无关	166
友情树上只有一个果子	169
珍 爱	172
我的小乞丐朋友	175
转个念头	179
午夜问候	182





卷 A 友谊的光辉

友谊仿佛是一首无字的歌，在
你淡淡的季节里开一树美丽的花；
友谊好像是一颗无价的宝石，让心
灵的宫殿永驻光华。



你的故事我愿意听

我浑身一颤，
猛地站起，错愕不
已地瞪大眼睛。

今夜有雨。

第三个晚自习已下了很久，教室里只剩下我和你。我是因为刚才的打闹误了作业，于是赶着“copy”（抄袭），你却趴在桌子上拨弄着什么。我奇怪地看了你一眼，没料到目光正撞。我笑着解除尴尬说你坐我旁边吧，同学之间没什么，太闷了。你没说话，默默走到离我较近的位置坐下——那不是我同桌的位子。于是我耸肩一笑把目光移回作业本上说，没想到你还挺封建，平常





见你很活泼的。你仍缄口不语，我自嘲地一笑，住了口……

雨势更大。

哗哗的大雨伴我独行于纸上——你不肯说话，在与不在都一样，怪闷的。复制完作业我站起来把书往桌里塞，忽然一声叹息吓了我一跳——我又忘了你的存在。我愣望着今日奇怪的你，你低着头幽幽地说人活着真累，我一个激灵似电击了全身，重新坐下，决定听听并不熟悉的你的故事。

你说你本该上重点高中，可是只因为离录取线差四分，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成绩一塌糊涂却有个老爸是厂长的男孩子把自费名额夺走，你说当你亲眼看着那得意非凡的小人坐上他老爸的奥迪扬长而去，而你穷苦沧桑的老父只能含泪将你从报名处拖回家，从那时，你便恨透了这世上的势利小人。

你自卑，却又自傲。走进普高后，你的成绩便飞速下滑，上课常走神，连你自己都不知在想什么。每次老师提问你，你便站起一言不发，老师们总说这孩子废了，你却从不还嘴，因为你根本放弃了，何必多废唇舌？次次家长会，你总可以有理由搪塞过去，有时是家长的请假条，有时是你的口信。你说那全是假的，全是——谁都知道你一手漂亮的连笔字是出了名的，除了老师。忽然你停住，拭了一下眼角，我猛然发觉你的泪已溢出眼眶——那是不轻落的男儿泪啊！

沉默许久，你又开口问我知不知道你为什么难过。我无语，很难过我帮不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微微摇头，泪眼朦胧却笑了，你说我不会懂的，你看着你头发花白的母亲撑着病体为人洗衣挣钱，那颤悠悠的背影让谁都会心酸，特别是你。突然你又话锋一转问我是否相信你初中时曾是班长，课代表，团代会时还提了你的名。我迎着你的目光狠狠点头，仿佛这样



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可你又哭了，你歇斯底里地喊：“你为什么骗我？你根本不会信，嘲笑人的滋味很好受吗？”双肩不停抽动的你任泪雨狂泻，泻出内心的挣扎。我望着脆弱的你，几乎也要落泪——知道吗？你说的不只是你，也是我，但我终未说出口，只能望着无助的你。

你含着泪仍在哽咽。你说你输了，输给了自己。你以为你清高，其实不是；以为你自傲，其实也不是，那差极的成绩足以证明。你说你浑浑噩噩地过着每一天，有时真觉得自己像行尸走肉，你害怕，怕一年后的打击会让你失去分寸，你说你会疯，你根本再无余力承受更大的打击了……

你慢慢起身，平静地说了一句你真的好想去死。我浑身一颤，猛地站起，错愕不已地瞪大眼睛。你望了我一眼笑了说不用担心，如果要死你不会等到现在，你给我亮了一下你一直拨弄的东西，天——一把锃亮的刀！你潇洒地甩了一下又接住说让我别怕，你不会的，因为这世上有太多你放不下的东西……

你转身走了，却在教室门口停下，你扭身说谢谢，把心话说出来又有人听，你真的轻松多了。你还说，你发现我挺善良，我笑了，我说祝你做个好梦，你却头也不回走进雨幕。我冲到门口，怔怔地望那愈淡的影子，那影子好像很苍老，很无奈……

我后悔刚才那句“祝你做个好梦”，或许我该劝你振作，或许……算了，我关上灯锁上门，也游魂般走进那雨幕。其实我最不该忘的是应该告诉你：“谢谢你提醒了我，还有——你的故事我愿意听！”

（曹 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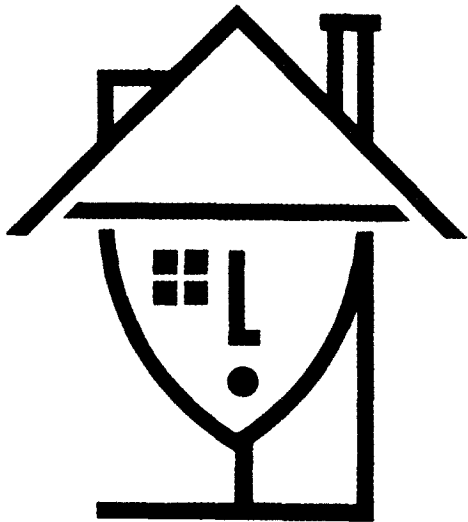
『她是我的朋友』

他突然啜泣了一下，全身颤抖，并迅速用另一只手捂住了脸。

我在越南时，听说了这个故事。

不知是什么军事目的，几发迫击炮弹突然落在了越南一个小村庄中一所由传教士创办的孤儿院里。传教士和一两名儿童当场被炸死，还有几名儿童受了伤，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大约八岁。

村里的人立刻向邻近的小镇要求紧急医护救援，这个小镇和美军有通讯联系。终于，美国海军的一名医生和护士带着救护用品乘着吉普车赶到了。经过仔细





查看，他们确认这个小姑娘伤得最严重，如果不立刻抢救，她就会因为休克和流血过多而死去。

输血迫在眉睫，可得有一个与她血型相同的献血者。经过迅速验血表明，两名美国人都不具有她的血型，但几名未受伤的孤儿却可以给她输血。

医生用掺和着英语的越语，护士讲着仅相当于高中水平的法语，加上临时编出的大量手势，他们竭力想让他们幼小而惊恐的听众知道，如果他们不能补足这个小姑娘失去的血，她一定会死去。他们询问是否有人愿意献血。

他们的要求只得到了一阵沉默，每个人都睁大眼睛迷惑地望着他们。过了一会儿，一只小手缓慢而且颤抖地举了起来，但忽然又放了下去，然后又一次举了起来。

“噢，谢谢你，”护士用法语说，“你叫什么名字？”

“恒。”

叫“恒”的小男孩很快地躺在了草垫上，他的胳膊被酒精擦拭以后，一根针扎进了他的血管。输血过程中，恒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啜泣了一下，全身颤抖，并迅速用另一只手捂住了脸。“疼吗，恒？”医生问道。恒摇摇头，但一会儿之后，他又开始呜咽，并再一次试图用手掩盖他的痛苦。医生又问他是否针刺疼了他，他又摇了摇头。

但现在，他那不时的啜泣已成为持续不断的低声哭泣，他的眼睛紧紧闭着，用牙咬着他的小拳头，想竭力制止抽泣。

医疗队感到很担心，觉得显然有点不对头。就在此刻，一名越南护士赶来援助。她看到这位小男孩痛苦的样子，用极快的越语向他询问，听完他的回答，护士用轻柔的声音安慰他。



顷刻之后，他停止了哭泣，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那位越南护士。护士向他点了点头，立刻一种消除了顾虑与痛苦的释然表情浮现在他的脸上。

越南护士轻声对两位美国人说：“他以为他就要死了。他误会了你们的意思。他认为你们让他把所有的血都给这个小姑娘，以便她活下来。”

“但是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海军护士问。

这位越南护士转过身问这个小男孩：“你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小男孩只回答道：“她是我的朋友。”

我想，没有人奉献的爱比这更伟大的了——他为一个朋友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孙光辉 滕洪涛 编译）





永远的同桌

什么样的树儿
开什么样儿的花，
而且，有些花不结
果。

芸来的那年我十六岁，那时候我一个人坐。

芸是低着头随班主任一起走进教室的。她梳着两只可爱的羊角辫，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的确凉连衣裙。

我记得芸在班主任介绍她时，她抬起了头。这时我才看清她的脸。她的脸是秀气的，皮肤很白，是城市女孩子少有的那种白。从她看我们的眼神里我看得出芸有一些紧张和不安。

芸是在我沉思的时候被班主





任安排坐在我身边的。于是，芸成了我初中阶段唯一的同桌。

芸给我的感觉有些说不清，但我总觉得她身上有一些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记得那回，是芸成我同桌不久以后发生的。那次上课时芸写错了字，于是芸就拿起了她的橡皮，用力地擦着。原本芸用橡皮擦她的错别字和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不巧的是我们共用的那只桌子的腿有点儿瘸，于是桌子就抖动了起来。桌子一抖就带动了我手中的笔也开始抖起来。很自然，我就写不好字了。我看了看身边擦得很起劲的芸，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同桌。早已习惯一个人坐的我有些不自在起来。

我拿出了我的修正液递给了她。我说，芸，用我的修正液吧。

芸看着我手中的修正液，有些迟疑地接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原以为万事大吉的我突然听到身边的芸怯生生地问道，燕，这……怎么用？

我看了看一脸尴尬的芸，有些吃惊。但我终究还是教会了芸。

芸用后突然道，这修正液用起来倒蛮方便的。芸沉默了一阵又说，等到用完之后是不是可以像给钢笔打墨水一样将新的修正液灌到这个小瓶子里去呢？

我发现芸的眼里闪着光泽。我说，不可以的，它是一次性的，用完了就得再去买新的。我看见芸眼里的光泽一点点黯淡了下去。

我仿佛听到芸自言自语似的低低地道，那多可惜……芸突然又问，那这修正液要多少钱？

我说，我这瓶拾元。我见芸轻轻地垂下了头，我忙道，我



这瓶是进口的所以要贵一些，国产的可以便宜一点。大概五六元吧……其实，进口国产不都一样用吗？

芸把玩着我那瓶修正液轻轻地“嗯”了一声。又道，如果有可能，今天放学回家路过商店我会去看看的。她说完，便把修正液递给了我，说了声“谢谢”。

然而，第二天我发现芸并没有如她所说的那样去买修正液，以后也没有。芸终究是没有买。就是有时我要把我的修正液借给她用，她都不要。她总说，谢谢，我用橡皮也蛮好了。只是与以前不同，芸在用她那块橡皮的时候，注意了些什么“技巧”，她不再像以前那样让那只瘸了腿的桌子抖动起来。

芸是个很要强的女孩子。她在转入我们班的两个月后，就对我发动了“猛烈攻势”，使我招架不住，把我原本在班上“老大”的成绩优势化为了乌有。每次考试测验我都差她十分二十分。到后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只得奋起直追。然而，无论我多么勤奋多么努力，总差她五六分。五分左右的差距竟成了我不可逾越的屏障。俗话说，“活人哪能被尿憋死”？而我这个大活人就快要被这区区五分给气疯了。我对芸一直很不服气。

然而我对芸的进一步了解是在那次我到班主任办公室去交本子的时候。也不知是我还是班主任起的头，我们谈到了芸。班主任告诉我，芸是知青子女，她父母至今还在江西种田，芸现在寄住在她姑妈家，偏偏她姑妈家经济条件也不好。班主任还说，她去家访过，亲眼看见过芸姑妈家如同“鸽棚”式的住房，也亲眼看见过芸寄住的小阁楼，那间小阁楼冬寒夏炎，更何况还是违章建筑，随时有被拆掉的可能。班主任说，她问过